

廬陵宋丞相信國公文忠烈先生全集卷之一

泮

博

十九世孫攀丹男

邑庠
大學

生

光祿

孫克漢編韓

泗

濟

對策

御試策

二道

有題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
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

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萬物以靖謐人
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
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
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
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
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習乎其未朕
也朕心疑焉于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坊
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二墳面上大道難名五典以
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土鳥獸草木若於下九
功惟叙四夷茲王百工熙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

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刻不
可以言旣歟誓何爲而畔會何爲而疑俗何以不若
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疑民以禮疑士以天保
兵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
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
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
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汙隆
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
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
上郡鴈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

而無穆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
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从而未洽
化从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
國訂殫而兵力弱苻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
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从从則微
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从今其可以屢更歟
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
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恒之从當泰之交以二帝三
王之道會稽心將三紀于此矣臣等鼓舞於戈鳴魚

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以矣陛下
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
當道外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
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
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
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
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
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變之轉移固
闕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

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立
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
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
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爲
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
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
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育精神術以至於

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
於大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
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
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謚辟固有號爲稍稍
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
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過之以多欲
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
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惟夫駁乎無以議爲也
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
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

運智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窮也然臨御
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
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
士省之夫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
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
無驗也邪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
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
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
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顧力行

自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
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
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
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
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
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灑水之雋功無非憂
勤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
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
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

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
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
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
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國室刑措可也雖充而
爲千載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十世退曆億萬
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入者之事可徐就理
也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
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臣
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隨而實不外仁義禮智
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見以靖謐人極以昭明而

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
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
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
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
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
焉予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
將虛已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邇道之本原求道之功
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
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
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

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原言之茫茫
堪輿塊土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
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
有入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
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極無形沖漠無朕
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
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卽
人心而道在人心卽五行而道在五行卽陰陽而道
在陰陽卽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
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

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
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
民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
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
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
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
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
體則歛於修身養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
體則高於致知以下之工夫達不息之用則顯於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
靈凌文亦自全集卷之一

德之微指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
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
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
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
歸之自強下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外豈
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
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
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

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卽不息之天地也
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
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
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
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
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
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
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
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
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

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
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
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
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
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
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
寧聖祖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立之重慶曆
不息之心也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也慶
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
人力國家幾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

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二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
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
柱之名以厚八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
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
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師明紀律而汲汲以
西戎北虜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
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
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
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
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